

# 山梁上的三棵柏树

梁亚军

在村庄，很多树是说不清来历的，就像一个人，往上追溯三代，就已经说不清自己的来处。一棵棵树的来处，也像人一样，被埋没在时间的黑暗中。人有记忆，但人的记忆又是多么的不可靠，何况一棵没有记忆的树。树不语，一棵树只有通过人的语言来认识、理解、记忆。

山梁上的三棵柏树，也是说不清来历的。不知道它们为什么长在那里，为什么只有三棵。一个人在村庄，生下来就要接受一个安顿好的世界。一个人，很多年也是和一个个疑问和困惑生活在一起。它们是村庄的一部分，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。有些秘密在黑夜里，并不需要在白天说出来。知白守黑，有无相生，一个世俗的庸常的生活也遵守着自然之道。

那些年，我就是跟在父亲的后面，走到了山梁上，走到三棵柏树面前，父亲的疑问仍然是我的疑问，它就像一颗不会发芽的种子被埋在心底。山梁上是村庄的一块块麦地。在秋季，也会是一块块玉米地。当麦子一茬一茬的颗粒归仓，当玉米也被收获，金黄的玉米棒子，挂在院墙、屋檐，三棵柏树，除了墨绿的叶子，除了一棵裸

像小铃铛一样的种子，似乎再也拿不出什么。事实上，在整个童年，我对这些柏叶、柏籽的用处一无所知。父亲们也很少说到它们，他们的话都说给了田地、牲口，对山梁上的三棵柏树给予了沉默。

而三棵沉默的柏树没有语言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一身墨绿的袍，只在雨水中被洗亮，青翠欲滴。更多的时候，它们如父亲们一样，灰头土脸，在山梁上，被大风飘动，塔一样的身体下面，藏着黑暗中的根，在地下，源源不断的吸取着大地中的养料。

也是在山梁上站在三棵柏树的位置，让我看到了只有在高处才能看到的一个缩小的村庄。青灰的屋瓦，下面是泥巴的土墙。一个村庄也仿佛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样。一个人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生、成长，保持对生活足够的热爱。也是在这样的高处，一个人同时感到了自己的渺小，需要接受的命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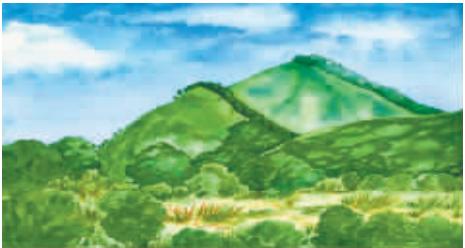
在山梁上，站在三棵柏树的旁边看村庄，回到家里，也要在村庄，抬起头来，再看看三棵柏树。这样的情形，常常是在黄昏，落日的光涂抹着三棵柏树，它们绿色的袍，闪着光，又在光中变幻着，最后隐身

于黑暗。

在天黑以后，很少会有人，走到山梁上。没有要紧的事情，需要他在天黑以后，走到山梁。在晚上，山梁仿佛重新回到了旷野，被古老的黑暗统治着，三棵柏树，俯视着村庄，也许有一些事情，只有它们知道。村庄里是同样的黑、静，几粒豆大的灯光，对应着一天的繁星。但它们不会亮到黑夜的深处，只有星星是村庄的长明灯。

悲欢、善恶、欲望，一个人接受了生命，同时接受了生命里的伦理、困境和自由。只是天地无德，不仁，他看到的一切都是好的。三棵柏树，事实上也不是旁观者，作为村庄，也作为黑夜的一部分，它显现，也在显现中澄清着自身。

我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它们的名字，当我说出柏树的时候，也不是说它是什么科、什么种属、分类之类的知识。我从来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过这些知识。父亲只负责说出它们的名字，他觉得那样就已经足够，即使后来，我在课本上读到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这也不是知识，这完全来自于存在，一个人在世界中



的经验。

在村庄，也是经验告诉一个人，为什么死后要选择柏木的棺材，因为在它的经验里，柏木是长寿之木，木质坚硬适中，细致，有香气，耐腐性强。在墓地也多见植有柏树。明代一个叫杨美益的进士在谒周公庙的诗歌中写道：“庙前郁郁松和柏，无闻鸟雀喧苍烟。”在庙堂，柏树成为一种象征和隐喻。因此，柏树也被认为有阴气。生和死，阴与阳在一棵柏树上有了一次沟通。

在村庄，柏树并不多，它们也几乎从不会作为木柴，也很少受到刀斧的砍伐。在村庄，四季分明，也只有柏树，模糊了季节的界限。绿色的枝叶囚禁着自由之魂。但柏树的枝叶却是极易燃烧的，含有丰富的油柏，燃烧时沉默的树发出噼啪的声响，化为灰烬。

我曾在一首诗歌里写到过它们，把山梁上的三棵柏树，说成是蹲在风口的三个老人。每当黄昏，他们就会在暮色中结伴来临。相互敌视和折磨的一生，也只有在死后，重新返回来时得到了谅解。

玉兰树不多见。乡间很少碰到。

我对花一直盲目，要问我一些花的名字，我真说不上来。可我的文章里总想多出几朵花，锦绣文章锦绣文章么，我也想把文章做出锦绣样子来，让花在文章里芬芳馥郁。因此在用的时候，我问人或查网，看网上的样子，看了才哦地知道是常见的某某花，只是我清高地不理“她”罢了。

对于玉兰花是我有个小故事的。我和一位朋友出去转，对面一个花园，进去便瞧，很欢喜有这么一堆一片的姑娘般的花园。眼前一棵花，朋友问我，这是啥花？我看了不假思索，张口便答，玉兰。他竟奇了，说，你不是花盲么，怎一看便知？这可是冤枉我的。我那一刻，张口便说出玉兰，是我乍然觉得眼前的花样子，只能是玉兰，玉兰二字和那花样子很配，我就说出是玉兰了。这实在奇怪。玉兰花的样子，竖瓣的一簇，又一色，白即白，粉即粉，绛即绛，有的是极淡的蓝，清得不俗，瓣恰有点大，芬芳是无疑的，淡香。最胜在半开未开时，拳成一个倒钟，瓣间落几粒清露。清是“她”的品质。香浓了不好，浓艳了也不好，唯有浅雅的姿态，显高贵。这和我对好打扮人有一点嫌腻一样。我的这一口竟对了，我也觉得自己说对了。我远看玉兰，也觉得玉兰那独立迎风的姿态，是深宅里出来的女子，在探春望春迎春。玉兰的枝上又不是一朵，每一枝上要列好几朵，这更像群芳争春的女子队伍，一人挑眉，众皆挑眉，一人嘻笑，众皆嘻笑，一人曳腰肢，众皆曳腰肢。

我说了我对玉兰的感觉，朋友便嘲我是玉兰的情人，或者说玉兰如果是个女人，是我生来的梦中情人。这我承认了。

我怎不找棵玉兰栽在院里呢？我没有院，住笼子般的楼。我即使有院子，我也不想把玉兰搬到我封闭的院里去，让“她”独立于一隅，受之孤寂。玉兰应该享受群目的惊叹和赞许。我独钟玉兰，就想在我退了休，管一个大大的玉兰园，陪玉兰，给玉兰读书给玉兰写字，还要给玉兰说每个天晴雨阴。

对玉兰的这些情愫，或也与村里那个玉兰嫂子有关。我每每想起玉兰，那个玉兰嫂子就出来了，玉立在我心里。玉兰嫂子我虽叫嫂子，可她和我母亲年纪差不多，和我母亲也来往亲近，又住的离我们家最近。玉兰嫂子人白，人温和，从没见她发过脾气。大略因为我和他儿子同学同班，天天一起吃罢饭去学里，她把我当儿子一样待。她儿子有个花书包，她就想到我也应该有一个，她就做两个，我们一起背着像孪生兄弟。她儿子背包里有馍有柿饼，她也想到我也是孩子，也该吃这个，于是在她面前我自然包里也有了。在他们家里，一起吃饭是常事，一起睡觉也是常事，又一起尿了炕，常事，她第二天搭了湿裤子，笑着给母亲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玉兰嫂子的丈夫，就是我叫哥的那个男人，不常见，他在省城里工作，家里常年只有玉兰嫂子和儿子。加上我，玉兰嫂子似乎是两个儿子在陪她。她家的葡萄架下，永远是两个凳子，是我和她儿子写作业坐的。葡萄架上的鸟儿也认识我们俩了，在我们写作业时，安静着，只是一次一只鸟儿没忍住把屎掉在我们写作业的本子上，被玉兰嫂子骂了一回，再没有此类臭事发生了。也有一次，她儿子感冒发烧，玉兰嫂子要给儿子补，杀了公鸡，炖了汤，可我也吃了一个鸡腿，喝了两碗汤。公鸡两条腿，我吃了一半。玉兰嫂子见我一样喜欢吃肉喝汤，她坐在一边只是笑。这样的情景，我到现在想起来就想哭。

后来我和玉兰嫂子的儿子都大了，都参加工作了。玉兰嫂子也老了。终于一日，她死了。我和她儿子每每到清明时要一起上她的坟，磕头，她儿子流泪，我也流泪。一直到如今，玉兰嫂子在我心里终是那么大，她是母亲般的嫂子，更是母亲般的母亲。

吕学敏



瀛湖

第1178期

蓝 颜  
吴文莉 作

## 秋色蒙溪垭

王韬



普济寺旁，新村街口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，自山谷静流而出汇入坝河。小路迂回在山谷青纱帐间，若隐若现，仿佛钻入了绿叶和枝干的缝隙里。

行进在两山芦苇、林木丛生的小路，山洼或拐角处，偶尔能见到农家民居。路旁的宽阔地带，有层层坡地，畦块上匍匐着稀稀疏疏的枝条蓝藤。斜阳照在漆树叶，透出绿黄相间的色彩，似乎正在告别暑热，迎接清爽的秋天。

山间的风，让芦苇摇摆不定。竹片围起的菜园，种满辣椒、四季豆和红薯高低参差错落，把整个园子占的满满当当。地边，爬上竹竿翘首张望夕阳的南瓜蔓藤，与山间的凉风撞了个满怀。苞谷的胡须已经老黑，该是收获的时节。那些已经掰完的苞谷，杆子瘦弱的身影矗立在风中晃荡。

树皮上一道道细密的割痕，曾流畅出一种树木的珍贵汁液，渗出时是乳白色，遇空气氧化后变深色，这汁液就是漆，颜色就是人们常说的漆黑色。漆汁是一种天然树脂涂料，具有耐腐、耐磨、耐酸、耐溶、防腐、防锈、防潮、防辐射、绝缘、富有光泽等特点，是家具、建筑和工业的优质涂料。

山林边，不知名的野果挂在树丫上，若不是鲜艳的色彩，不会在枯叶间发现有这种植物的存在。或许只在秋天，叶蔓枯萎时，它才能焕发出成熟的颜色，引人注目。

秋的符号，源自逐渐丰富的自然色彩，和此起彼伏的蝉鸣。一片金黄的树叶悄然落下，让万物告别茂盛的夏天，逐步走向成熟的季节。在山谷间，似乎能听到它们的脚步声。

一个午后，寺沟一山之隔猫儿沟的山岭，将蓝色天空刷的参差不齐，阳光把树叶晒得五彩缤纷。虽暮秋已深，初冬刚露，满目

一切，都还是秋的影子。还在留恋着，秋意总是依依难舍，不愿离去。

在落叶飘零前，秋天已经用最浓烈的色彩尽染层林，显现博大的胸怀，在大自然中展示了最美的图画，给了人们最享受的视觉盛宴。

斜阳如聚光灯，把一束强烈的光，给了那山梁上一抹靓丽的色彩，显得那么温暖。这光指引着一双双眼睛，去审视、去发现光与影的魅力。越看越喜爱，直到沉醉其中，不知归路。

快要落光叶子的树干上，几片红叶整齐排列，它们深情地望着脚下，沉沉睡去的枯叶，发出“等我”的呼唤，或许明天就可以相聚了。离开枝头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悲喜交加，不如乘着大好时光，再好好享受一下温暖，在阳光里欢快的跳起舞来。

蒙溪垭山路路边的石头上，远眺可观药妇山顶的两座蜡烛峰，近可看到如银蛇般蜿蜒曲折，盘旋于山腰沟壑的山路十八弯，这是垭子上最令人震撼的景致。

无论春夏秋冬，蒙溪垭总是有不同风味的景色供路人慢慢品味。这冬景的确还没到来，有的满是暮秋。山梁子上，五彩斑斓的树叶透亮的格外抢眼，在阳光照耀下，将山梁的线条，反射成一排排川字形状，美不胜收。

此时，甚至情愿将自己交给大自然，置身其中，于山水之间逍遥的自由自在。以双眼揽尽如画风景，用口鼻乃至毛孔去吸入几乎纯氧的空气。

每一种色彩、每一颗氧离子，都是身心与自然交流的语言。让身体和思想都融入自然，与山水间花草、树木、岩石、泥土、飞禽、走兽一起呼吸，洗心、养肺、怡情……

山城咫尺之遥，风景如画之地。

古罗马有个故事说，西西里有一位公主，原本住在一座宫殿里，公主有个怪癖，年年都要封住宫殿里一些房间的门，家具、帷幔和盆栽的花草都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，到后来，宫殿的每个房间都封住了，公主于是搬到对面的房子里，在那里结了余生。
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刻意的情节里隐含深意。

我最近也搬家了。对此也有些相同的感受。回想起有生以来的年月，已经搬动了数个去处，倘有可能，还有若干房间成为我的住所，还有不少山头成为我窗外的风景。

每一次搬家离去，总想在搬动之前留下原来的样子，因为那是人生所有回忆中最具体不过的记忆。原本一个像样的房间，只要搬动便成了回忆。于是每次搬家之前，我都要拍一些照片，虽然如此，照片仍然有鲜明的搬动痕迹，也许在我亲手搬掉一个家时，才想起要留下一点点回忆。

家的回忆，总是很清晰的，前面是什么东西，后背是什么东西，沙发靠哪边摆放，柜台上放着什么物件，躺在床上想起以前房间的样子，似乎在重新恢复布置一间曾经的房子，那些熟悉的事物便一件件摆满记忆的空间。

实际上，古罗马人真的发明了一种房间记忆法，他们通过想象一间房子，然后尽可能在房间塞进各种家具物品，并把每件家具物品与要记忆的事物连接起来，如果想提取记忆的时候，只需要从门口把房间走一遍，然后把对应的物品还原成关联意象就行。这种方法就是把记忆当做一间房子进行精确有序的布置，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记忆方法，上学时背诵历史，我就把一个个历史事件安放在房间的各个角落，整个学生时代都没走出那间老屋，现在一看到那些历史就想起老屋的这边角角。

也许那个西西里公主就是想要留住记忆，所以每年就封闭一个房间。我想她一定能回想起第七个房间，那里摆满了她少女时代的童床玩具，几棵枯死在幼年的树苗；她也一定能够想起第十七个房间，梳妆台前放着精致的发饰，以及泛黄蒙尘的信物……只是当她用一生住满所有的房间，最后看到的是整整一座宫殿的溃败和剥落，我想她余生的心境是多么惆怅和悲伤。

我们的记忆就像许许多多的房子，过去的落满灰尘，最早的甚至已经毁弃，越来越多的房间，我们疏于打扫，都成了记忆的遗址。我们用一生精心营造的房间，在时日的冲刷中注定崩塌，最终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，那里只有一间永远的房子，面朝山河，风静日暖。



## 父亲的教育

严冰香

我8岁那年写下了人生的第一篇日记。那时我读二年级，应该是春季时分，一个晴朗的周末。父亲给我一个塑封的日记本，在教完我日记的格式后，父亲推开火炉屋的木格窗，指着院角那块种着地雷花、指甲花和十样锦的小花坛说，你可以写写里面种了什么，长什么样子。正说着，恰巧有两只小麻雀飞过去，落到旁边的苹果树上，父亲说，你还可以写写那两只麻雀。

多年后，当我成为一名老师，才感受到，父亲当年的教育是最朴实的，又是最实用的。父亲说：“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，怎么想就怎么写，尽量把话说清楚就可以了。”我用同样的方法教学生作文，效果还不错。可惜我当年的处女作早已不知去向，但我还记得自己在新奇和紧张中完成的第一篇“造句式”日记，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和鼓励。

我出生那年，在我们那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还有另外8个孩子和我同年出生。我有一个同龄的小伙伴都没有的幸运，那就是父亲为我订阅了儿童读物。我读到的第一本杂志是《科学画报》，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用一根细棍子撬起一个球，旁边还写了一句话，“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可以撬起地球”。当年这句话不知杀死了我多少脑细胞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怎么可能呢，牛顿吧。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年，直到上了初中才解开，那个该死的“撬地球”的老头儿！再后来，父亲又为我订过诸如《儿童画报》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小学生优秀作文》《少年月刊》之类的读物，初中时增订了《英语画报》。在那个年代，家家都穷，这样一笔奢侈的额外消费是其他伙伴的家长所不能理解的，但父亲从未中断。我是多么感谢父亲的这种坚持啊，让我因此拥有了那么多同龄伙伴所没有的美好幸福时光。

二姐曾对我讲过一件事。她读二年级时，数学学得一塌糊涂。那年暑假，父亲就给她一个任务，背乘法口诀表。二姐本来是很聪明的，一个暑假背个乘法口诀算什么事儿？很快就滚瓜烂熟。新的学期，她的数学一下就上去了。受这件事的启发，在女儿读完四年级的那个暑假，我买了两张地图，一张世界的一张中国的，还买了一个地球仪。有事没事，祖孙两个就认认地图，这是哪个省，那是哪个国家；这是什么河流，那是什么山脉。等女儿上了初中高中，她学地理时比班里大多数同学的脑瓜子都清楚，因为她的脑子里就印着一副地图。

父亲很慈爱，也很严厉。但父亲的严厉，绝非棍棒式的教育。大姐说她最怕父亲讲数学题。因为父亲讲题有个习惯，会问你听懂没有。没听懂，他会讲第二遍，听懂了，那好，你来给我讲一遍。大姐说，每次听父亲讲题都胆战心惊，撒谎是万万通不过的。这点倒是，我们三姐妹都没能遗传到父亲的智商，而父亲对我们学习的要求又是很严的，能没有压力吗？

我是老幺，父亲对我可能没有两个姐姐严厉，我关于被父亲揍的记忆，严格意义上说，只有一次。那年我上四年级，忘记什么原因了，反正那天下午没按时回家。刚走到院角，就遇到扛一捆玉米秆回家的父亲。父亲黑着脸，解下捆玉米秆的绳子，劈头盖脸朝我打下来。我当时被打蒙了，因为那天下午我的确没有因为贪玩而迟回家。几天后父亲搞清楚了，那天是邻居家的女孩在他面前“诬告”了我。父亲很郑重地跟我说错怪了我，把我拉到怀里抚摸我的头。我懂事了，认定那天父亲一定是遇到了他极其不痛快的事，邻家女孩的话只是一个诱因。那是父亲唯一一次打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那顿打挨得冤，但我从未曾产生过丝毫对父亲的恨意，当时没有，后来也没有。

人们常说，“父爱如山”。于我而言，父爱就是天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安稳、踏实，这都源自父亲。现在，父亲老了，到了连由儿女为他撑起一片天的年龄。但我们姐妹遇到事，还会征求父亲的建议，父亲总能给我们一种力量和勇气，不用怕，什么都不用怕。

房间以及记忆的遗址

吴立志